

# 敦煌寺笔记： 法护、罗什和玄奘

秦凌

这个戊戌年农历三月的时候，有一个机缘去了一趟敦煌寺。

这个敦煌寺不在甘肃敦煌，而是在陕西西安，具体地说在西安北郊朱宏路丰产路的交界处。说是北郊，随着城市的开发，此处已经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并没有非常田园风的景象，但因为修复重建工作还没有正式获批进行，作为陕西现存最早的寺庙，敦煌寺周围还是芳草萋萋，也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即使西安本地人也大都并不知道。

敦煌寺名称的由来和竺法护有关，鸠摩罗什之前，中国佛教最伟大、译经数量也最多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他是月氏人，因为世居敦煌、德化遐迹，被世人尊称为“敦煌菩萨”。据考证，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竺法护带着自己搜集到的大量佛教经典原本，来到长安，在青门外建寺从事翻译工作，20余年间，共译出了150余部经论。因为竺法护被称为敦煌菩萨，所以他在青门外建的这座寺便被称为敦煌寺，竺法护的大部分佛经翻译也正是在敦煌寺译场进行。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佛典之翻译》这么评价竺法护：“西行求法之第一人，通三十六国语言文字。中国人能直接自译梵文，实自护始。”竺法护的佛经翻译成就，学术界更早有丰富的阐述，不待我这个外行饶舌。只是偶然发现，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这个词汇最早来自竺法护于秦康七年（286）译于长安的《正法华经》（竺法护在经中译作光世音，观世音这一译法是在他的助手聂道真这里才最终成型）；农历七月十五日重要的民俗节日盂兰盆节、盂兰盆会的“盂兰盆”最早也来自竺法护翻译的《盂兰盆经》。

观音菩萨可能是从古至今最为佛教信徒崇拜信仰的菩萨之一，其信仰应当是发轫于古代印度文化圈，并逐渐传播到中亚和东亚，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使之成为信徒们心灵皈依和安放的对象，也持续向众生输出希望和安宁。盂兰盆在民俗传统中的演变复杂而隐蔽一些，但是，北朝学者颜之推（531—591）的《颜氏家训·终制》里面提到“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而梁武帝下令在建康（南京）建造同泰寺后，也于大同四年（538）在该寺举行了盂兰盆斋戒，可见无论南北，至少到6世纪，盂兰盆节都已成为普遍的慎终追远、寄托情思的重要活动。

竺法护译的《佛说弥勒下生经》中还描述了一个转轮圣王出世的大同世界：

时间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举间浮地内，谷食丰赡。人民炽盛，多诸珍宝。诸村落相近，鸡鸣相接。是时弊华果树枯竭秽恶亦自消灭，其余甘美果树香气殊好者皆生于地。……尔时间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碾、马馱、真珠、虎

《红楼梦》中贾母只为两人大张旗鼓地做过生日，一个是薛宝钗，另一个就是王熙凤。凤姐是贾母勤快能干的得意孙媳，宝钗则是她为爱孙宝玉相中的孙儿媳人选之一。宝钗生日，贾母拿出二十两作为戏酒花费。凤姐生日，贾母同样拿出二十两，同时召集贾府上下女眷仆妇份子，共计一百五十两有余。除去凤姐没替李纨交的十二两，尤氏退给平儿、鸳鸯、彩云、赵姨娘和周姨娘的十两，凤姐生日花费为一百二十八两多。第三十九回，刘姥姥听闻大观园的螃蟹宴，算过一笔账，发现贾府一顿宴席有二十多两银子，够庄稼人过一年了。因此，凤姐的一次生日花销足以让刘姥姥一家丰足地过六年，不用再四处抽手。

虽是凤姐过生日，凤姐却叮叮嘱尤氏一切都按贾母心意行事。贾母年老喜热闹，尤氏投其所好，请了外头戏班，还有耍百戏的并说书的男女先儿。这一切看起来非常眼熟，因为第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贾母问宝钗喜欢何物，会做人的宝钗深知贾母喜好，依贾母素日所喜的热闹戏文、甜烂的食说了出来。凤姐当日点了一出喧闹滑稽的《刘二当衣》，堪为宝钗“知音”。

作为荣国府的“当家”，王熙凤是众人争相攀附的对象，她的生日尤氏操办得非常盛大，其气派热闹远远超过了宝钗生日。但从筹备生日开始，死亡的预兆就一直如影随形，让整场生日庆典蒙上阴郁的气氛，由热闹逐渐变成闹剧，最终以鲍二家的自杀结束。

最先把死亡隐喻引入生日庆典的是尤氏。清点份子钱的时候，尤氏发现凤姐营私舞弊，在众人面前卖讨好，实际并未替李纨出钱。尤氏笑讽凤姐：“弄这些钱哪里使去！使不了，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尤氏与凤姐，日常生活中总会相互嘲弄，但此时的话语却似

珀，各散在地，无人省录。……

对美好的憧憬跃然纸上。有说竺法护圆寂于西晋怀帝永嘉二年（308），这一年正月，正式称帝的匈奴人刘渊率军队南下攻掠中原，之后的永嘉五年（311），刘渊养子刘曜破长安，加上关西大饥，史称“白骨蔽野，土民存者百无一二”。这么算来，不免为竺法护庆幸，他没有亲眼看见这一人间惨剧。

但是，竺法护的卒年也许还要晚一些，比如辛荫静志教授就认为法护从事翻译的年代下限是311年，而也有朋友提醒我，早在永兴三年（306），东海王司马越部下的鲜卑士兵就曾经在长安大肆劫掠。这么说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对于兵燹战乱，竺法护实际上还是避无可避。

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院士（1890—1974）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小冰河期正好落在那个时代，十六国这一动荡时期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是北方民族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南下。面对乔治·马丁（George R. R. Martin）的著名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凛冬将至（Winter Is Coming）”那样的局面，势单力薄的个体或许确实避无可避，但另一方面，面对 Winter Is Coming，竺法护也正是在 Get Ready，用信仰的福慧资粮，极大地鼓励着面临和即将面临战乱浩劫的恒河沙数的众生。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竺法护译《佛说鹿母经》，金庸先生在《飞狐外传》结尾处引用此偈）但是，观世音、盂兰盆，这一切的一切，安慰着生人，也救拔超度着死者，人们最终依然能够“皆得解脱一切众患，及其伴侣众得济渡，不遇诸魔邪鬼之厄”（竺法护译《正法华经》）。

竺法护圆寂约100年后，又一位高僧来到长安。说来吊诡，这位温尔雅的比丘的到来，既是一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也是其结果——弘始三年（401），后秦国君姚兴攻伐后凉，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这一“抢人”事件自然带有相当浓重的乱世色彩，但是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后便被请入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礼相待，后秦官方还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这毕竟算是乱世中的一股清流。

但乱世终究是乱世，虽然“僧伪

诸君有文学”（赵翼《廿二史劄记》语），其脑回路有时却真的有点神奇。拿姚兴来说，他既是护持罗什译场的功德主，又是逼迫罗什破戒的主使人。姚兴的动机是“好意”，他认为鸠摩罗什聪明超悟，天下无二，唯恐其绝后而使法种无嗣，于是便强迫罗什接受女人，以传“种”接代。但这所谓“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给鸠摩罗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精神困扰，罗什的老师佛陀伽舍听闻此事不由感叹道：“罗什如好绵，何可使人棘林中？”鸠摩罗什本人也深深自责，经常对弟子们说这样的譬喻：“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

《心经》的鸠摩罗什译本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开篇即是“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阴空，度一切苦厄”，其中“度一切苦厄”在梵语文本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语句，有学者认为是根据中亚语言的文本增添进去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鸠摩罗什本人加进去的。这虽无确证，却似合情理——因为要得到罗什，后凉吕光给罗什母亲的国度龟兹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崇拜罗什，姚兴让罗什犯了佛教的根本戒律；尊贵的国师尚且遭遇如此的苦厄，更何况乱世中其他哀哀众生。

唐朝初年，长达数百年的小冰河

期终于过去了，当时的长安，只能耐寒到-8℃的柑橘、只能耐寒到-14℃的梅树竞相生长，佛教也在这个和暖的盛世蓬勃发展。

时间更有一些神奇的巧合，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前一年，李嵩在敦煌自称凉公，建立西凉，大唐皇室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他，在官方认可的家族谱系中，唐高祖李渊是李嵩的六世孙，唐太宗李世民是李嵩的七世孙。而更加“追根溯源”的说法是，大唐皇室是老子的后代，因而道教成为李唐最偏爱的宗教。不过，虽然道教的官方地位卓尔不群，但佛教寺庙的规模一般比道观更大，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供养和资助，大慈恩寺、荐福寺、大兴善寺、兴教寺、青龙寺、西明寺、华严寺、净业寺、香积寺等这些佛教各宗的祖庭，都是在唐代初创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可是，载誉归国备受礼遇的玄奘大师位于国都 CBD 的大慈恩寺和西明寺住锡很久，一直念念不忘的却依旧是寻觅一个更加清净少干扰的译经场所。去少林寺的愿望没有达成之后，他来到了西安北面铜川的玉华寺，生命的最后四年，玄奘在那里译出了煌煌600卷的《大般若经》，也圆寂在那里。

虽然相对远离了政治中心，避开许多他厌倦的皇家百官的应酬法事，玄奘终究仍然不得和许多世俗的纷扰周旋。在玉华宫，这个在外人看来地位尊崇功德圆满的老僧，也写下了他重新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经文：

度一切苦厄。

罗什的《心经》汉译本，只有鸠摩罗什和玄奘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嵇康《代秋胡歌诗》有句：“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除了福兮祸所伏的含义，似乎也正是这些俗世眼中名声利养一样不缺的高僧们另一个精神侧面的写照。



文汇报八十

春深（国画）鲍莺

## 凤姐过生日，却演了一出《荆钗记》

王改娣

乎隐隐含有诅咒之意。

九月初二正日子当天，宝玉带着小厮茗烟骑马外出，编造的借口是北静王的妾妾没了，他去道恼探丧。尤氏的“诅咒”带着嘲笑嬉骂的幌子，还比较隐晦。宝玉的“探丧”则把死亡意象明确化了。虽然北静王姬妾的死亡虚乌有，宝玉的“探丧”却与一个女子真正的死亡有关，原来当天也是投井而死的金钏生日。宝玉外出祭奠金钏，一方面，是对金钏有情，另一方面，金钏之死与宝玉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是宝玉当着王夫人面与金钏调笑，金钏的悲剧暂时还可避免。

金钏打小跟着王夫人，心性很高，大丫环中终于成为鸳鸯、袭人一样的大丫鬟，不料还是结局悲惨。王夫人看似宅心仁厚，却最容不下狐媚女子。贾政惯常宿在赵姨娘处，与王夫人相敬如宾。王夫人日常吃斋念佛，可能是她的爱好，也可能是她的无奈。在王夫人眼中，和宝玉举止暧昧的金钏仿佛是一个赵姨娘，心里岂不反感！她无法赶走赵姨娘，却可以赶走金钏。和对轻浮女子的憎恶相比，十几年的主仆之情根本不值一提。金钏受不了这种羞辱，投井自尽了。凤姐与金钏同一天生日，因此凤姐的生日再热闹喧哗，总也无法与金钏死亡的悲凉分割开来。凤姐生日一大早，宝钗没去道贺，反而换上素服，出门祭

奠死去的金钏。贾府中记得金钏生日的还有她的妹妹玉钏。别人都在想着如何在凤姐生日会上取乐玩耍，只有玉钏在廊下垂泪，为自己的姐姐悲伤。

生日会上，贾母、薛姨妈等人为了《荆钗记》心酸落泪。贾母一向喜看谑笑科诨，凤姐的生日却演了一出悲欢离合的《荆钗记》。钱玉莲和王十朋相恋、分离、诈死，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看戏的都是女眷，对苦命的钱玉莲很能感同身受。戏文是虚构的，钱玉莲的死即使在戏中也是误会，但那些假假真真的死亡却把悲伤真真切切地传递给观众。林黛玉对宝钗评说《男祭》那出戏：“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作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宝钗不答”，显然是她不认同黛玉的看法。宝钗可能与贾母等人一样，被王十朋对钱玉莲的悲泣思念感染。同时，宝钗一向以端庄守礼示人，时时刻刻不忘规矩礼节。黛玉这种有违常规的话语，宝钗自然不会苟同。宝玉认黛玉为知己，最重要的就是两人对陈规旧俗的鄙弃。宝钗不同。贾母带刘姥姥吃的酒席上，黛玉行酒令时失口把《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隔天宝钗就郑重其事地教训了黛玉一通，提醒她提防被杂书移了

性情。按《红楼梦》第一回解读，黛玉是绛珠仙子，宝玉是神瑛侍者，黛玉的一生是为了向宝玉“还泪”，以谢当初灌溉之情。哭泣、流泪是黛玉日常活动的一部分。黛玉不可能不同意王十朋，不过，也只有她有资格调侃王十朋的“哭”，及时把大家从戏文的悲伤拉回到凤姐生日的欢乐。

《荆钗记》中王十朋的妻子钱玉莲死了，但又复生。这种死死生生的曲折总算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王熙凤是贾琏之妻，《荆钗记》中的夫妻之情几乎是她对和贾琏的最大讽刺。王十朋对钱玉莲忠诚情深，为妻子的死亡哀恸不已。这与贾琏对王熙凤的感情形成了鲜明对照。生日当天，贾琏趁妻子赴席的空隙，竟召鲍二媳妇进屋通奸。躺在凤姐的床上，鲍二媳妇与凤姐的丈夫说笑：“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尤氏与凤姐关系亲密，她半笑半嘲的“诅咒”当不得真；鲍二家的诅咒则不然，她虽然也在笑，流露的却是真实心声。贾琏对凤姐的感情实在有限，接道：“她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又怎么样呢？”因此，凤姐虽然贵为贾府“二奶奶”，在丈夫心中的地位与戏里钱玉莲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生日本是凤姐的好日子，却变得残酷难看。第二天，鲍二媳妇上吊，应验并结束了伴随着生日会而来的一

过长江，过黄河，过山海关……千里迢迢来到辽宁，下火车时正值子夜。步出车站，迎面一个将圆未圆的月亮，冷冷的，晶晶的，特别孤独，照在身上冰冰的。夜空也是北方气象，阴沉沉的，略带一点蓝意，格外寂清，衬得那些黑灯瞎火的高楼也格外沉静。风很大，干干的，夹带着尘沙，明显跟南方和柔滋润的春风不同，我顿时觉得衣服穿得太多。在酒店住了一宿。次日朋友来了，见面就问：“想去哪儿逛逛？”我这一趟专为看他，没有别的计划，想了一会儿才说：“哪里有道观？”

道观就在城中，香火十分旺盛。上午来到这里，老君殿前总有香客烧东西，是用黄纸糊成的小宝塔一样的东西，一尺来高，印着奇异的符篆。烧东西是在殿前石台下，跪在那儿烧，一位中年道长昂立在台上看着，黑冠黑袍白袜黑鞋，身材高大，络腮胡须，敲着木鱼念念有词。我们转了一圈再次来到老君殿，只见络腮胡道长面朝门内，右手举着镜子，口中念着真言。殿中香案上摆着一对金鸡，被镜子反射的阳光稳稳照定，黄灿灿好不耀眼，估计是砂金制品。这是做什么？我极为好奇。后来一对父子带着金鸡匆匆离去，我才猛然想到，先是在开光呢。

我和朋友到处转悠，登上了吕祖殿，在三官殿楼上，是求签的地方。这儿的签是有名的，楼板杂沓响个不停。朋友虽在本地，却是第一次来，也求了一签，然后问我求不求。我笑了笑，摇了摇头。

下楼不远就是解签处，小小的一间屋子，闭着门，开着窗。窗内有张小桌，桌后坐着，为众多香客指点人生命运的，竟是一位小道长。身材瘦小，脑袋也小。鼻下胡须浅浅的，如同初春的浅草。下巴胡须蓄到两厘米长，却稀稀的。看样子才十八九岁，

## 全真派的 小道长的

小河丁丁

胡子刮掉明明就是高中生，顶多大学一、二年级。但见此人身端身正坐，双手交合放在桌上，神情肃穆而不紧张，给人一种笃实安定的印象。

小道长接过签纸，说：“你问什么？”

朋友说：“事业。”小道长不假思索地说：“能成，但是不要着急。”然后就将签纸还给朋友。小小年纪出语如此果绝，在俗世中极为罕见。我叫朋友在外等候，自己进入解签室，跟小道长攀谈。不时又有香客求教，所问的不外乎婚姻、生育、健康、事业和钱财，小道长一概简明作答，绝不含糊其词。一个戴项链的小伙子不甘心地问：“这么简单就完事了？”小道长不动神色，也不答话。小伙子便又说：“也是的，人家不就是想知道成还是不成。”小伙子走后，我问小道长：“要是人家哪天回来，说签不准，你怎么办呢？”小道长说：“我照着签解，签上那样写的，准不准，不关我的事。”我又问：“签准那是有命，既然命中注定，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小道长莞尔一笑，说：“人家要求签嘛。”

小道长俗姓王，黑龙江人，农民的孩子。虽然穿着道袍，到这儿才三年，尚未正式出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只是一个道童”。

后来我问：“你们是哪一派？”

答曰：“全真。”

全真！那不是王重阳开创的么！全真七子，最有名是邱处机，一言止杀……小说影视中的种种印象蜂拥而至。我赶紧问：“那你肯定会功夫了，师父教的么？”回答却是：“跟我父亲学的。”果然是有功夫的人！央他摆个架势，怎么也不肯。

“你学的是什么功夫？”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出家人不打诳语——”

“我父亲跟一个老头学的，老头也没告诉我父亲这是什么功夫，从前到后，我父亲和老头彼此都不问对方叫什么名字。”

“……”

“我父亲在山里练拳，来了一个老头。老头看了一会儿，叫我父亲和他比划。我父亲不肯，他拿话激我，我父亲就出手了，先也不是来真的，人就飞出去了。我父亲来真的，飞出去更远，越来越真的飞出去越远。后来他就教我父亲。”

天，这明明就是一段传奇！

我从小想学功夫，脱口就说：“你教我好不好？”话未出口我就知道，他怎么可能教我呢？论年纪，他可以做我的儿子。如果年纪颠倒过来，他长我少，我一定会藏在道观里，偷师学艺。离开解签处，我对朋友说：“可惜我年纪大了，不然好想当几年道士，学一身本领。”

次日朋友带我到外地逛了逛，回城将近五点钟了。再过一夜就要离开，从此天南地北，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来。我对朋友说：“我想再见一见那个小道长。”朋友说：“怕道观关门了，下午四点钟就关门的。”

来到道观，果然，朱红大门紧紧闭着，外边不见人影。我拿着门环敲了敲。这辈子，我第一次用那么大的门环敲那么大的门。边上小门开了，一个矮胖老头出现在门后，头发花白，穿着白衣，背微驼，诧异打量我们。“我们来找王道长。”“长什么样？”“二十左右，很瘦的。”“是解签那个吧，他们在做法事，法事完了才好找他。”

我和朋友进入小门，循声来到老君殿前。门楣外头跪着好几个人，俗家打扮，都是道观勤杂员工，有的拿着黄纸在烧。殿内钟磬齐鸣，歌咏不绝。登上玉撵，看见老君像前，地上铺着金钱八卦毯，一位道长金冠金靴，双手拿着笏板，时而唱诵，时而舞蹈。两边摆着条桌，桌上各站三位道长，分司钟、磬、钹、铎、鼓和木鱼，一个一个垂着眼皮，极为肃敬。要找的人负责司钹，面庞会被彩幡挡住。仪式漫长繁复，过了好久，人才只听闻：“……本官弟子向玄坛祖师一切圣尊三礼九叩。”然后引众俯身礼拜，拜完法事就结束了。

小道长走出老君殿，我说：“你等等……”门楣外头警惕地看我一眼，问：“有什么事？”我上前一步，说：“我……需要你帮个忙……”他后退一步，不乐意地说：“我能帮你什么忙？”我是写作的人，想多了解一点道教……“你跟知客说去，我也不懂什么。”我还有话说，他轻轻一跃，落到了台下。石台虽然不高，也就一米出头，但见他腾身落地，姿势优美，悄然无声，真是练家子呢！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许多来几次就会如愿。无奈黎明我就要离去，那么，只能留个念想了……

切虚虚实实的死亡预兆。鲍二媳妇是个仆妇，身份地位类似金钏，两人的死都与勾引主子有关，只不过金钏担了一个虚名。与贾琏相比，宝玉倒是个有情。在钱钏的生日仍然挂念着贾琏情人。鲍二媳妇倒是白死了。贾琏只是吃了一惊，马上用钱用权压制住鲍二，承诺再给鲍二挑个好的。后来贾琏偷娶尤二姐，在外另置房舍，安排鲍二两口儿去伺候，可见贾琏实现了对鲍二的承诺，并把他们夫妻变成了心腹。第一个鲍二媳妇死了，第二个马上替代它。她没有名字，只是一个附属于男性的符号，很快就湮没在《红楼梦》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钱锺书《围城》中也有一个偷情女子，鲍小姐。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解释“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红楼梦》第四十四回贾母斥责贾琏：“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贾母可能并没认真想“鲍二家的”与“鲍鱼之肆”的关系，但曹公肯定有意为之。第四十八回贾母对贾琏说：“你媳妇和我玩牌呢，还有半日的空儿，你再去和那赵二家的商量让你媳妇去罢。”“鲍二家的”被贾母记成了“赵二家的”，并顺便打趣：“我哪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再次显示出无心的贾母倒是文字游戏的能手，死去的鲍二家的只是一个“笑话”。